

金鷹擎天錄系列

蕭瑟
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
文藝出版社

金鷹擎天錄

下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9

(3)

金鷹擎天錄

下

金鷹擎天錄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鹰擎天录系列

萧 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7-7/I·744

全 12 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情天难补	(651)
第三十五章	放手一搏	(676)
第三十六章	潜龙剑士	(695)
第三十七章	金鹰剑式	(720)
第三十八章	一代剑神	(743)
第三十九章	残缺阵法	(765)
第四十章	七指魔尊	(783)
第四十一章	图穷匕现	(803)
第四十二章	情仇纠缠	(822)
第四十三章	孤剑远征	(843)
第四十四章	勾心斗角	(868)
第四十五章	雪姬身世	(886)
第四十六章	武林大事	(903)
第四十七章	驭剑飞空	(923)
第四十八章	殊死一决	(945)

第三十四章 情天难补

避尘神尼就坐在床边，她伸出手去，替何玉芝拭去眼角的泪水，道：“姑娘，我看你好像也是练过武功的人，你应该听过贫尼的名字，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抓到那个淫贼……”

她慈祥地道：“姑娘，你是从哪里被那淫贼掳来的？唉！那些贼子的胆也真大，竟敢把林老夫人也绑了起来，若非贫尼与林老夫人是多年的好友，每隔数年都要来看看她，真不晓得会……”

她的话声突然一顿，好似想起什么，道：“姑娘，你怎么不说话？莫非你……”

她伸手探进被褥里，抚摸了一下，不禁哑然失笑道：“唉！贫尼真是老糊涂了，竟忘了姑娘你被闭住哑穴，怎么还一味催你说话？”

何玉芝的哑穴一被解开，立即“哇”地一声，掩脸痛哭起来，避尘神尼默然望了她一会儿，道：“姑娘，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你就哭个痛快吧，贫尼去找两件衣服来给你穿。”

何玉芝见她起身要走，连忙放下了掩面的手，叫道：“老前辈，请你别走。”

避尘神尼见她用手背拭泪，就这么一下，眼睛已经红肿起来，不由怜悯地道：“姑娘，你别害怕，那个淫贼已经走了，绝

不敢再来。”

何玉芝道：“我不是为了这个，老前辈，我……我想求你一件事。”

“哦！”

避尘神尼道：“有什么事，你请说吧！”

何玉芝道：“那个老贼是武林中有名的蓝衫客翟军，他……”

她这句话没说完，避尘神尼已失声道：“什么？他是翟军！”

她摇头道：“这……这不可能吧？翟军是贫尼的方外之交，他成名多年，怎会……”

何玉芝道：“老前辈，这话一时也难以说清，翟军曾在早些时候掳走了我的侄儿，不知老前辈你可曾见过有个孩子在这儿？”

避尘神尼道：“姑娘，你说的那个孩子有多大了？”

何玉芝道：“他今年十岁，是我展大哥的独子……不知道前辈可曾听过金鹰大侠这个人？”

避尘神尼颌首道：“贫尼是听说过金鹰大侠是个仗义江湖的大侠，不过他一向住在河北，又怎会到了这里？”

何玉芝只觉有许多的话要说，一时倒难以说清，只得道：“老前辈，晚辈一时也难以解释，不过我大哥和神驼乙休老前辈都在林家花园里，能否……”

避尘神尼一愣，打断了她的话，道：“姑娘，你说神驼乙休也到了这里？此话可真？”

何玉芝道：“他老人家就在林家花园的后面石屋里……”

避尘神尼道：“这儿便是林家花园呀！他到这儿来做什么？”

何玉芝一怔，道：“这儿便是林家花园？”

避尘神尼颌首道：“你此刻所睡的床，便是昔日林家二姑娘未出阁的闺房……”

何玉芝咬牙道：“好贼子！他竟然还留在这里，真是狡

猾……”

避尘神尼道：“姑娘，你倒把贫尼弄糊涂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那些人又怎会跟翟军弄在一起，侵犯了林家？”

何玉芝道：“老前辈，你久居东海，大概不晓得中原有个无定山吧？”

避尘神尼道：“贫尼每隔五年到中原一次，每次也都只来看林老夫人，从未涉足江湖，没听过无定山这个名字……”

何玉芝道：“老前辈，无定山是一个地名，那儿聚集着许多的大魔头，翟军便是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目的便是想要统一武林，臣服各大门派……”

避尘神尼大吃一惊，道：“阿弥陀佛，姑娘你不是惊骇过度吧？怎会有这种事情？”

何玉芝苦笑道：“也难怪老前辈你不相信，不过乙老前辈此刻还在花园后的石室里，你可以去问问他……”

避尘神尼愣怔一下，道：“假如真有此事，那就太可怕了，可是翟军他……”

何玉芝道：“老前辈，你方才所看到的那个老贼便是翟军，他是戴上了人皮面具的……”

避尘神尼想了一下，摇头道：“虽然那个淫贼的武功极高，贫尼仍然不敢相信他便是翟军，他是个成名多年的大剑侠，又怎会有那种狂妄的想法？何况他的手下竟都是些武功低微的小贼，并且没有如姑娘所说的大魔头……”

何玉芝道：“老前辈，晚辈的话是真是假，你可以存疑，但你……”

避尘神尼摇了摇头，道：“姑娘，你等一下，让贫尼想一想，你说是跟神驼乙休还有展大侠在一起，翟军如何能够把你掳来这里呢？据贫尼所知，翟军的武功虽高，但在神驼乙休跟前，他却

还不一定是敌手，何况他跟乙休的关系不同，我想他也没有那个胆子这样做。”

何玉芝道：“晚辈也知道翟军三代先人都是乙家的仆役，他之所以成为剑神，多半还是乙老前辈之助，但是他狼子心肠，乙老前辈一时不察，中了他的暗算，展大哥刚才便是为他疗伤……”

避尘神尼目光一闪，惊道：“有这种事情！姑娘，乙休他受的伤很重吗？”

何玉芝道：“乙老前辈刚才已经濒临走火入魔的危险境地……”

避尘神尼打断了她的话，焦急地道：“姑娘，你快带我去看看，他现在……”

何玉芝脸上一红，道：“晚辈此刻……”

避尘神尼这才记起何玉芝身无寸缕，同时也想起自己未免太情急了点，以一个出家数十年的比丘尼说来，未免太沉不住气了。

她抑止住自己的情绪，淡然道：“姑娘，你所说的那个孩子，此刻就在楼下睡觉，贫尼就把他带上来，还有……”她顿了顿道：“先得替你找两件衣服，姑娘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何玉芝道：“多谢老前辈了。”

避尘神尼深深望了她一眼，转身下楼而去。

何玉芝拥着锦被卧在床上，望着避尘神尼清瘦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心里产生一种如梦的感觉。

方才那一幕惊险的情景，此刻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但是何玉芝却觉得已经离开自己好远好远了，若非床上还留着撕毁的衣衫，她真以为只是一场恶梦而已。

她收回迷惘的目光，落在锦被上栩栩如生的龙凤呈祥的图样

上，脑海里却映现的是雪姬那盛气凌人的面孔。

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雪姬的怒骂之声，那一句句的话语，就像一根根利剑样刺进她的心底。

她缓缓阖上了眼睛，想要把这些景象忘去，却哪里能够？一刹之间，十多年前的往事，又重新回到了眼前，仿佛就像昨天所发生的一样……

她看到了自己出师之后，仗着精湛的剑法，和美丽的容貌，在江湖上遇到许多倾慕她的少年剑客。

可是她那时眼高于顶，根本没有把那些人放在眼里，直到她跟关中坚一起，遇到了展玉麟，从那时，她的一缕情丝便整个地牵放在展玉麟的身上。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展玉麟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她偏偏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她那时只要见到了展玉麟，便已觉得心满意足了，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对她自己该是一种多大的伤害。

为了这份深藏心底的感情，她跟关中坚两人总算博得展玉麟的信赖，三人结为义兄妹。

当时她曾为自己能有机会经常跟展玉麟相聚而高兴，尤其是展玉麟的妻子难产死后，她心里的兴奋更是难以言喻。

于是她老远的从南方赶到金鹰堡去，从此一直都留在堡里。

当时，她只以为展玉麟是悼念妻子的早死而悲痛，这才把自己深深地禁闭起来，只要自己好好待他，凭着这份真情，很快便会温暖他的心，而与自己重结良缘，一偿她与展玉麟厮守终身的美梦。

然而在盼望中的日子，竟然过得那样快，转眼十年便已过去，等她猛一想起自己已经在金鹰堡呆了十年，她的青春已经白白浪费掉了……

想到这里，何玉芝的眼角又流出了两滴珠泪，她的心里就像

有把钢刀在割着一样，使她痛得禁不住发出一声呻吟。

她的思绪随着这阵痛楚又想到了关中坚，顿时，她恨不得自己就此死去，也不必受到这种情感上的煎熬。

她在十年前，一颗心完全放在展玉麟的身上，虽然明知他已有妻子，仍然无法禁止心里爱他。

她的感情是那樣的強烈，以致连关中坚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她根本没想到这个二哥也是深深地爱着她，直到有一天发现他郁郁寡欢，她去慰问时，他剖心示爱，沥血诉情，她才发现自己深深尊敬的二哥是多么的痛苦……

当时她的心里非常矛盾，然而深爱展玉麟的情感，却使得她终于选择了留在“金鹰堡”。

她记得很清楚，关中坚在听了自己的话后，是一种怎样的表情，那种痛苦至极，欲哭无泪的神情，是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关中坚在大醉三日之后，从此远离金鹰堡，到僻远的苗疆去，直到多年之后，才回到金鹰堡。

何玉芝想起了关中坚为了自己，还多次劝说展玉麟，那种伟大的情操，曾使她感动得多次落泪。

可是天道无公，他为了向金鹰堡报讯，老远的从苗疆赶到金鹰堡，结果却死在黑煞毒神刘彪的手里，连尸骨都没有存留下来……

何玉芝拥被痛哭，喃喃道：“二哥，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该死……”

她这十多年来，整个人、整颗心都放在展玉麟的身上，为了他抛弃了一切，虚掷了青春，结果却落得被雪姬辱骂，还险些遭到翟军的侮辱。

当她想起这些，更是哭得肝肠寸断，泪水已把被褥都沾湿了。

就在这时，她觉得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抚着她赤裸的肩膀。

何玉芝吃惊地睁开哭得红肿的眼睛，只见避尘神尼坐在床边，慈蔼地望着自己。

他好像看见了亲人一般，投身在避尘神尼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避尘神尼轻轻叹了口气，道：“唉！孩子，你不要难过了，所幸你的清白没有受到玷辱……”

何玉芝一想起这十多年的郁闷、痛苦，情绪更加激动，哭得一口气都几乎接不上来。

“三姨、三姨，你怎么啦？”

这个清脆的童音落进她的耳边，何玉芝赶紧停住了哭声，她从避尘神尼的怀里探首出来，只见慕白愣愣地站在旁边，睁着一双清澈的黑眸，满脸惊愕地望着自己。

她泣道：“慕白……”

展慕白从没看到她如此伤心过，正在发愣，已被她一把拉过去拥进怀里。

顿时，他的情绪受到感染，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避尘神尼遁入空门已经数十年，道心坚硬如铁，可是见到这一幕感人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眼眶潮湿。

展慕白到底是个孩子，当他的手触及何玉芝光滑赤裸的背部时，禁不住叫了出来。

“三姨，你……你没有穿衣服……”

避尘神尼见到他满脸的惊讶的神色，忍不住莞尔一笑，道：“姑娘，贫尼把衣服带来了，你换上吧！”

展慕白虽然是个孩子，从小也是一直由何玉芝带大的，但是听到他说出那样坦白的話，她的脸上也不禁一红，拭去了脸上的泪痕，道：“多谢老前辈！”

避尘神尼把衣服交给何玉芝，道：“姑娘，这是当年林家大小姐未出阁前所留下的衣衫，不知你穿了合不合身，林老夫人听说你在这里，本想来看看你，贫尼惟恐她见到楼下的那些凶人受惊，所以没让她来……”

何玉芝红着脸接过衣服，塞进被子里，道：“晚辈昨天到了这里，还没拜见过林老夫人，怎能有劳他老人家来此……”

避尘神尼道：“林老夫人礼佛心诚，终岁长斋，是贫尼的好友之一，我等会儿带你去见见她……”

她见到展慕白愣愣地望着何玉芝，微微一笑，道：“孩子，你转过头去。”

展慕白脸上一红，讪讪地笑了笑，赶紧转过身去，走到窗边站着。

何玉芝就躲在被子里面穿衣服，她有生以来，只有在两个人的面前展露过她的胴体，其中一个是她心爱的展玉麟，另一个则是他最痛恨的翟军。

展玉麟那次为她疗毒，是她心甘情愿敞露她处女的胴体，呈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一次她却是在暴力之下，无可奈何被翟军撕去尊严的外衣，把她整个人都暴露出来。

这两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遭遇，在她的一生中，都是初次的，也都给了她同样强烈的感应。

然而她却并没有在一个人的面前穿衣的经验，尽管避尘神尼的年纪很大，又是一个出家人，她仍然觉得羞不可抑，尽量不使自己赤裸的身体裸露出来。

避尘神尼看到她那羞怯的神情，面上不禁泛出了微笑，她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自己年轻时……

她悠悠地问道：“姑娘，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

何玉芝愈是心急，动作愈是慢，直到现在才把内衣穿上，闻声道：“晚辈姓何，名玉芝……”

避尘神尼点头道：“嗯，这个名字很好听。”

她微笑道：“玉芝，你说神驼乙休跟展大侠在一起，他又如何受到翟军的暗算？”

何玉芝简单地把自己从金鹰堡出来，路经武昌，发现《两心神功》秘笈出世的消息，直到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地说了出来。

避尘神尼身入空门已经数十年，可是听到她说的那些惊险曲折的遭遇，仍然不由得唏嘘不已。

她尤其是特别关怀神驼乙休的伤势，追问道：“玉芝，你说你被翟军掳来时，神驼乙休正跟展大侠在一起运功，不知他的内伤现在是否已经痊愈了？”

何玉芝道：“这个晚辈不知道，我也很关切他们……”

她说到这里，展慕白也忍不住奔了过去，道：“三姨，你说爹爹已经回来了？他在哪里？”

何玉芝已经穿好了衣衫，她掀开锦被，拉着展慕白的手，道：“慕白，你爹已经到了这里，等会儿请神尼老前辈带你去找他。”

展慕白睁大了眼睛，问道：“三姨，你不去呀？”

何玉芝苦笑了下，道：“三姨不去了，我！我还有事情。”

展慕白诧异地道：“三姨，你要到哪里去，怎么不跟我们回金鹰堡？”

何玉芝道：“我……”

她的心里虽然决定要离开展玉麟，割断这一根情丝，可是想到天涯茫茫，自己离开了展玉麟，又能到哪里去呢？她那茫然的目光落在避尘神尼身上，颤声道：“老前辈，你能不能收留晚辈，

我……想削发……”

避尘神尼吃了一惊，道：“玉芝姑娘，你可千万别这么想，须知佛门虽大，却不渡无缘之人，你一时地遭到危厄，如今已经度过，将来还要享尽人间清福，如何能跟随贫尼到东海去吃苦？”

她轻轻拍了拍何玉芝的肩膀，道：“何姑娘，今日之事你不必记挂在心，我想展大侠就算晓得了，他也会原有你的，何况你的清白并没有受损……”

何玉芝摇头道：“晚辈不是为了这个，而是……”

她想起这十年多来的遭遇，不禁黯然神伤，垂首道：“晚辈我是个苦命的人，我一生都注定没有希望了，只求老前辈慈悲，容我列入门下，老前辈你若不答应，晚辈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避尘神尼双手挽住了她，不让她跪了下去，道：“唉，玉芝姑娘，你何必这样呢？贫尼……”

展慕白嚷了起来，道：“三姨，你别离开我，我要跟你一起去找爹爹……”

避尘神尼道：“玉芝姑娘，你听到没有？这孩子如此依恋你，你如何还能舍得他？何况……”

何玉芝摇头道：“不！晚辈的心意已经决定了，老前辈你若不答应弟子追随你身后，弟子就此一死……”

避尘神尼皱起眉头，道：“玉芝，贫尼很能了解你的心情，因此我更不能把你带到东海去了，关于你跟展大侠之间的事，贫尼我一定设法撮合……”

何玉芝凄然一笑，道：“老前辈，弟子早已不期望这个了，我如今已是万念俱灰，再也……”

“胡说！”

避尘神尼叱道：“你由于一时情感受挫，便想遁迹空门，佛

门怎能收留你？”

展慕白对于她们的话还不完全了解，不过他也晓得何玉芝非常痛苦，想要离开自己。他从小都是何玉芝一手带大的，如今见到她要把自己抛开远行，自然感到难受。

他紧紧地抱着何玉芝，道：“三姨，你不要走好不好？你走了我怎么办？”

何玉芝茫然抬头，抱着展慕白，道：“慕白，你爹很快就会替你找一个母亲……”

展慕白摇头道：“我不要。三姨，我只要你，我要永远跟着你……”

何玉芝凄然一笑道：“傻孩子，这怎么可能？三姨终究要离开你的……”

展慕白道：“我不管，我要永远跟着你，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何玉芝苦笑道：“慕白，你忘了，你爹呢？他是那样的爱你，你怎么离开他？”

展慕白一愣，道：“爹爹在哪里？我要去告诉他，要他别让你离开我们……”

何玉芝摇头道：“傻孩子，这是不可能的……”

避尘神尼道：“玉芝姑娘，你是不是因为那个雪姬的缘故，所以才……”

何玉芝道：“不单是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晚辈的心早已死了……”

避尘神尼淡淡一笑，道：“玉芝，贫尼当年的遭遇也跟你今日相同，实不相瞒，贫尼初入空门时，深受感情的折磨，几乎不能自拔，所幸后来终于禅心坚定，没有坠下阿鼻地狱，你今日只是一时想不开，才想遁入空门，其实你若等待一段时间，定然能够苦尽甘来，重享人间幸福！……”

何玉芝道：“老前辈，这是不可能了……”

避尘神尼道：“这事如何会不可能？展大侠跟你相处十多年，那份感情必定比对雪姬要深厚得多，再加上这孩子如此依恋你，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必然很重，假如你能竭力争取，他决不可能舍你而就雪姬，你自己想想，对不对？”

何玉芝痴痴地想了一下，摇头道：“我……我不知道。”

避尘神尼道：“好了，你别胡思乱想了，贫尼想去见见故人，你能不能替我带路？”

何玉芝道：“晚辈不想再见他了……”

避尘神尼叹了口气道：“唉！贫尼不是告诉过你吗？假如你真是喜爱一个人的话，你必须积极地争取他，不然你一辈子都会遗憾的，就算你身入空门，认为自己六根清净，你依然会时时受到心蛇之噬，终身痛苦……”

她见到何玉芝满脸迷惑地望着自己，微微一笑，道：“玉芝姑娘，也许你会以为贫尼妄语，其实这都是贫尼的由衷之言，你若是自己不把握住幸福，将来痛苦的只是你自己……”

何玉芝诧异地问道：“老前辈，你也……”

避尘神尼呼了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贫尼妄语，还请我佛原宥。”

她一挥手里的拂尘，搭在肩上，道：“玉芝，我们走吧！我想展大侠此刻心里一定也很焦急……”

何玉芝见她不愿回答自己的问话，也不再多问，犹疑了一下，道：“老前辈，我们这就去？”

避尘神尼颌首道：“我想翟军的胆子再大，他看到贫尼在此，也决不敢再来惊扰林老夫人，何况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了，我只是去看看乙休的伤势，也许贫尼能助他一臂之力，若是太晚去，恐怕……”

何玉芝这才听出避尘神尼的真正意思，她偷偷地望了她一

眼，暗付：

“大概避尘神尼跟神驼乙休年轻时曾经是爱侣，所以她才如此挂念乙老前辈的安危……”

她抹干了脸上的泪痕，道：“老前辈，我们从哪儿走？”

避尘神尼道：“我们就从窗口走吧，楼下的那些恶徒，贫尼已叫家丁把他们绑起来，等候衙门里派来的人押走，若是从楼下去，恐怕惊扰了别人。”

何玉芝听她这么说，点了点头，道：“既是如此，容晚辈先来带路了。”

她牵着展慕白的手，从窗口跃了出去，朝后面的花园飞身掠行而去。

她是随着丐帮的弟子到林家花园的，昨天来的时候，便走的是边门，此时天色已亮，园里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她掠过数重屋脊，便已认清了路，直奔后园的石屋而去。

避尘神尼一身缙衣，微微随风飘拂，他一只手拉着展慕白，跟何玉芝并行而行，脚下非常从容，既不见超前，也没有落后。

她那平滑而姣好，不见丝毫老态的面孔，映着曙光，似乎有些苍白，清澈明亮的眼睛，就跟园里林间升起的白雾一样，也蒙上一层淡淡的雾，这使得她的神态有些茫然……

此刻，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只怕她自己也不清楚。

莫非她在回忆起年轻时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或者她想要忘却那段留有尘世的恋情？

假如何玉芝能注意她的脸色，那么就可以发现她此刻跟方才有所不同，仿佛她在这一会儿工夫，已经老了好多年一样……

不过何玉芝已经受到她的开导，心中的死结已经解开，心情舒畅了许多，她此刻急于去见展玉麟，倒忘了注意身边的避尘神尼。

她们很快便已来到后园，那儿有两个厨房里的小厮正在空旷